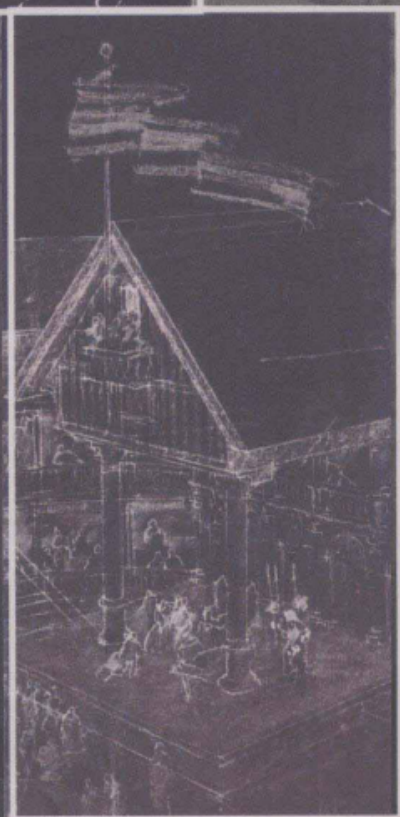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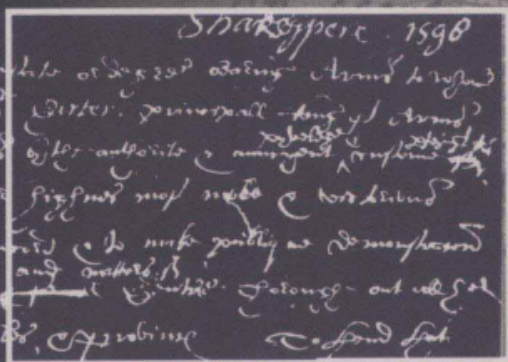


再現李爾

一次演出的導演功課

黃惟馨◎著



。愛的徒勞。
莎士比亞。威尼
莎的風流娘兒們
。捕風捉影。皆大歡喜。第十二夜。暴風雨。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萊特。奧瑟羅。
李爾王。麥克貝斯。安東尼與克勞奧佩特拉。泰特斯

作者簡介

黃惟馨

一九六二年生於台北市，美國俄亥俄大學戲劇藝術研究所碩士，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戲劇戲系及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主授導演學及排演。

舞台導演作品《米蒂亞》、《費特兒》、《血婚》、《仲夏夜之夢》、《鴛鴦配》、《黑暗中的喜劇》、《盲中有錯—停電症候群》、《輪舞》等十餘齣，著有【盲中有錯—停電症候群導演的創作解析】、【輪舞—劇本與演出】。

ISBN 978-986-7614-05-6



9 789867 614056



00300

再現李爾

一次演出的導演功課

黃惟馨◎著

再現李爾：一次演出的導演功課 / 黃惟馨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3[
民 92]

面；公分. -- (美學藝術類；AH0004)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7614-05-6(平裝)

1. 戲劇 - 西洋 2. 導演

984.3

92017641



美學藝術類 AH0004

再現李爾——一次演出的導演功課

作 者 / 黃惟馨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李坤城

圖文排版 / 張慧雯

封面設計 / 趙圓雍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網路服務 / 徐國晉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6 年 7 月 BOD 再刷

定價：30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6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序

序

題威廉·莎士比亞先生的遺作 紀念我敬愛的作者

莎士比亞，我盛讚你的人和書，
並非想讓你的名字招來嫉妒，
雖然我承認你的作品超凡入聖，
任憑凡人與繆思之神如何誇讚也不嫌過份。
.....那就讓我開始說吧。時代的靈魂！
劇壇的掌聲、喜悅和奇蹟！
我的莎士比亞，起來吧，我不想把你安置在
喬叟、史賓塞身旁，波芒也不必
躺開一點，給你騰出個位置。
你是不需要一個陵墓的紀念碑，
你依然活著，只要你的著作還在，
只要我們會讀書，會說出讚詞。
我還有頭腦，不會把你弄混，
和那些偉大但不相稱的詩才並論。
.....儘管你不大懂拉丁，更不通希臘文，
我不去別處尋找名字來推崇你：
我要喚起雷鳴般的愛斯奇勒斯，
還有優里皮底斯、索發克里斯，
帕庫維烏斯、阿克齊烏斯和西尼卡，
都喚回人世，來聽你的半統靴登台，
震動舞台：要是你穿上了輕履，
就讓你獨自去和他們比一比——
不管是驕傲的希臘或昂然的羅馬派來的先輩，
或是從他們灰燼裏出來的後代，
得意吧！我的不列顛，你拿得出一個人，
全歐洲劇壇都向他致敬。
他不屬於一個時代而屬於所有的世紀！
.....亞芬河可愛的天鵝！該多麼好看，
如果你再在水面上出現，
再飛臨泰晤士河的堤岸，
那樣得伊莉莎白和詹姆斯的寵賞！
但是且住，我看到你在天庭升起，



被封為一座星辰！

照耀吧，詩人之星！用你的激情申斥，

或靈感之流鼓舞衰落的劇壇；

自從你高飛而去，它就像黑夜般漆涼，

盼不到白晝，要不是有你大作的的光芒。

莎士比亞生前好友，同時也是劇壇長期競爭者的大戲劇家班·強生（Ben Johnson），在西元一六二三年出版的第一部莎士比亞戲劇集中寫了一篇題辭，表達對這位伊莉莎白時期“時代的靈魂”的珍視與緬懷之情。這段同行間難得一見真情流露、充滿讚譽的文字，成為莎氏評論中最有名的一篇文獻，也伴隨著歷史見證了莎翁歷經四百年，屹立於時間長河潮流的沖刷，始終不搖的宗師地位，即如馬克思亦推崇其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戲劇天才”。

莎士比亞在五十二年的人生歲月中，一共創作了兩首長詩、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詩以及三十八個劇本。這些作品質量俱佳，令其同儕難以望其項背，因此從十八世紀起，興起了一股‘莎士比亞懷疑論’的說法。議者認為歷史記載中的莎士比亞只不過是一個沒讀過什麼書、舉止粗俗的演員，應該無法寫出如此優秀的作品，因此劇作家莎士比亞是不存在的，這些偉大作品的作者應該另有其人，可能的本尊從大思想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戲劇家馬婁(Christopher Marlowe)、某王公貴族到同樣擁有‘W.S.’名字縮寫的同輩劇作家文渥斯·史密斯(Wentworth Smith)等；各種揣測論說競出，爭議紛擾持續至上個世紀。不過在眾多學者經過兩世紀多來持續的搜證與考據下，豐富的傳記性材料、文件、肖像、手跡等相繼出現，今天我們終於可以相信，創造出這些人類珍貴文化遺產的作者，正是生於亞芬河畔，成名於倫敦的劇作家威廉·莎士比亞。

2002 年夏天，當我與教學搭檔王孟超先生討論「戲劇製作」的劇本時，得知隔年由捷克文化部主辦，四年一度的「布拉格劇場設計展」，將以莎士比亞的《李爾王》為題，舉辦 **Lear On Our Time** 劇場設計展。於是我們決定藉此機會與國際劇場活動接軌，先以台北的演出做為教學的呈現，再視機會帶領學生至布拉格觀摩各國創作者對此劇的不同詮釋。這不僅是創作上一個正向的刺激，也將是劇場教學上的大膽嘗試；我們的決定獲得學生一致的支持，可惜最後一場 SARS 流行，演出被迫延期，學生終究也沒去成布拉格。不過一年來，與莎士比亞及李爾王的朝夕相處，師生同感收穫豐盛，也算不虛此行。

本書內容是執導《李爾王》過程中所作的導演功課，以文字方式付梓，除了留下記錄供未來教學參考，也希望能與劇場同好分享創作的經驗。感謝排戲過程所有學生們的投入與努力，同時，感謝王孟超先生慷慨提供舞台設計圖，為本書增色不少。

最後，期待您不吝指正。

黃惟馨

2003 年 9 月於汐止

前言

對許多讀者而言，《李爾王》已觸及人類藝術的極致……莎士比亞塑造人物的能力在《李爾王》中表現的最為突出……在這齣劇作中，沒有一個角色是次要的。《李爾王》讓我們進到了正典優越性的中心的中心……在這裏，創造之火燒掉了文本外圍的一切東西，讓那或可名之為至高美學價值的東西逕自展現光采，不受歷史與意識形態的羈絆，只要你願意接受閱讀與觀賞的教育，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哈洛·卜倫(Harold Bloom)

《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1994)

在莎士比亞的《李爾王》之前，類似‘一位國王有三個女兒，兩個口蜜腹劍，背叛親情；另一個則不計前嫌，濃情以報’的故事，就曾不斷重覆地被記述流傳。而所有根據這些材料寫成的傳記、敘事詩或是劇本中，最終總以老王重登王位圓滿結局；莎士比亞的《李爾王》是第一個以悲劇收場的。這個不同以往的安排，卻讓《李爾王》展現出一種壯麗、崇高的悲劇精神，和超越宇宙時空的生命意義。

《李爾王》以老王分讓國土與權力，做為全劇動作的肇端，開啟了悲劇的序幕。從戲一開始，觀眾逐一見識了李爾的昏庸、暴躁、不容違逆，領教了貢娜黎與芮根的矯情虛偽、口是心非，看到了考蒂麗雅的真誠、樸實，也感受了肯特的率直與忠心耿耿。李爾因為自己的固執而誤判，捨棄了善良而屈從邪惡，人生境遇從此逆轉。與李爾一族相對照的，是葛羅斯特伯爵與他的兩個兒子：艾德加與愛德蒙。葛羅斯特犯下了和李爾相同的錯誤，他聽信了陰險虛假的言辭，背棄了忠厚善良。李爾的沉淪來得快又急，在權力到手後，兩個忘恩負義的女兒立刻露出惡毒的面目；失去權力和威勢的老王不堪女兒的背棄與侮逆，終於離開皇城，流浪在暴風驟雨、雷電交加的荒野中。伴隨著李爾境遇的慘變，葛羅斯特的惡運也隨之到來；愛德蒙先設計陷害了艾德加，並在康華爾與芮根的賞識下，奪取了父兄的爵位與地位。荒野中，身心受創而喪失理性的李爾、為了躲避災難化身乞丐的艾德加，再加上被挖去雙目、悔恨不已的葛羅斯特，構成一幅淒涼悲慘的景像，在狂風暴雨、雷鳴閃電的襯托下，益發顯得陰鬱沉重。

然而，邪惡之處必有良善。在邪惡力量囂張猖狂的同時，善良的力量始終存在著，從弄人、肯特，到考蒂麗雅與艾德加，他們追隨著受傷的靈魂，施以悉心的安慰和照顧。終於，好兒子和好女兒不計前嫌，寬容地接納父親，再度骨肉重聚。正當觀者欣喜地預期正義即將來到，邪惡終將不敵正義之際，考蒂麗雅死了，短暫恢復神智的李爾，擁著愛女纖弱的屍體，在聲嘶力竭的哀號中再次瘋狂；在眾人的唏噓中，李爾，這位受創太重的老王死於傷心、絕望。



如此悲慘的結局，令大多數的人無法承受。

從 1600 年後，莎士比亞就不再寫作喜劇。在伊莉莎白女王統治末期，社會形勢動蕩，莎士比亞於是改寫悲劇，描述當時週遭的生存環境。儘管他的題材取自歷史、傳說、或異國的故事，但他的著眼點不離開英國的現實，此一現實涵蓋當時英國的政治、社會生活、思想、感情、理想、宗教觀、世界觀、人性觀與道德觀；《李爾王》正傳達了這樣的現實。

“親愛的人互相疏遠、朋友變為陌路、兄弟化成仇敵、城市裡有暴動、國家發生內亂、宮廷之內潛藏著逆謀；父不父、子不子、綱常倫紀完全破滅。我這畜生也是上應天數，有他這樣逆親犯上的兒子，就有像我們王上這樣不慈不愛的父親，我們最好的日子已經過去，現在只有一些陰謀、欺詐、叛逆、紛亂追隨我們的背後，把我們趕下墳墓去。”

（一幕二場；葛羅斯特伯爵）

莎士比亞將國家民族的混亂，歸責於人的混亂，劇中一切的惡行，諸如暴戾、謀殺、篡位、盲目的行動、罪惡的背叛、殘忍的行為都是由人自己造成的；為了匡正原有的秩序，人必須為所犯的錯誤，償付代價，乞求原諒與庇佑。於是，愛德蒙、貢娜黎和芮根必須死去，甚至李爾和葛羅斯特也逃不了；在這場贖罪的儀式中，考蒂麗雅成了獻祭的犧牲品。回歸悲劇起始的角度來看，為罪行付出生命代價，符合了‘詩的正義’，而美麗的牲品，則將悲劇的精神提升到了崇高、壯麗的境界。

考蒂麗雅走近。“你認識我嗎，父親？”“妳是一個精靈，我知道。”老人回答，那是迷惘中最後的明智。從這時起，可歌可泣的哺育開始了。考蒂麗雅開始哺育這痛苦的靈魂；它正在仇恨中因虛弱而奄奄一息。考蒂麗雅以愛來哺育李爾，於是勇氣復至；她以尊敬哺育他，於是微笑再現；她給他喚起希望，於是信心重生；她曉之以智慧，於是理智又來了。李爾在康復，身體日漸好轉，逐步恢復了生機。孩童又變成老人。這可憐虫現在變得很幸福。戲劇高峰就在這光明再現的時刻。真可惜：有叛賊、有發偽誓者、有殺人犯。考蒂麗雅死了。沒有比這更令人痛心了。老人十分吃驚：他不明白了。他抱著女兒的屍身斷了氣。他在死者身上死去。他免掉了在她身後苟活的極大痛苦。那會使他成為可憐的影子，自己摸索空虛的心在那裏、尋找那被心愛的人帶走了的靈魂。啊，上帝呀！您愛的人，您反而不讓他們活下去！

在天使飛走之後仍然存在，變成女兒留下的‘孤兒’、充當看不到光明的眼睛、成為不再有歡樂的悲慘心靈、不時將雙手伸向黑暗、竭力再抓住曾在那裏的親人。可是她現在哪裡去了？感覺到在‘遠行’之中被遺忘、失去了在塵世存在的理由、從今只是一個在某座墳前游蕩的人；不被接受、不受歡迎；這是多麼悲慘的命運。詩人啊，你結束了這老人的生命，做得對。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863)

多年前第一次讀《李爾王》，閱畢心情久久不能平復；它的結局讓我無法也不忍再次面對。劇末一景，當李爾抱著考蒂麗雅的屍身出現時，舞台上了無生機，絕望中，“作孽無幾卻受虐太深”的老王再度陷入瘋癲，無聲消逝；一旁的肯特嘶吼著“碎吧！心啊，碎吧！”，艾德加猛力搖著李爾期待奇蹟的出現，然而，眾人終只能無力地面對老王的死亡；此情此景讓任何血肉之軀都難以承受。

多年後，為了演出，我鼓起勇氣再次拿起劇本。在研讀與導演的過程中，當初的不忍與悸動仍然強烈，卻多了一分理解與體認；李爾的悲劇根植在個人性格上的缺陷，考蒂麗雅亦如是。但是他們悲慘的下場，仍然遠遠超過他們所犯的過錯，公理正義似乎沒有得到伸張，於是我在劇本編修時略施手腳，讓貢娜黎、芮根、艾德加在舞台上伏罪，小小滿足一下“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的快感，這或許也不經意流露出我報復心強的面目。

以下分別就莎士比亞生平、劇本分析、導演構思及場面調度，說明《李爾王》一劇演出的原始想法，期待您的指教。

目次

目次

序

前言

第一部份 莎士比亞生平

1. 莎士比亞生平	3
(1) 家庭背景與幼年時期	3
(2) 教育與對戲劇的初時印象	4
(3) 家道中落	5
(4) 婚姻	5
(5) 倫敦行	6
(6) 初嘗寫作	6
(7) 嶄露頭角	7
(8) 揚名立萬	11
(9) 重回故里	16
(10) 與世長辭	17
2. 著作分期與年表	20

第二部份 劇本分析

1. 故事來源	25
2. 劇情詳介	28
3. 情節結構	30
4. 人物性格	36
5. 主題精神	63

第三部份 構思與計劃

1. 劇本整編	69
2. 分場計劃	73
3. 特殊場景處理	76
4. 人物形象界定	81
5. 舞台佈景	88
6. 音樂與聲效	106

第四部份 場面調度

1. 導演本說明	111
2. 人物進出一覽表	112
3. 舞台區位圖示	113
4. 舞台進出口圖示	114
5. 走位規劃及畫面構圖	120
6. 演出劇本	121

參考書目

第一部份

莎士比亞生平



威廉·莎士比亞

(1564-1616)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生平

莎士比亞是人類的才智之士，也是英國的才智之士。他極具英國派頭，過於具有這種派頭。他的英國特色到了使那些被他搬上舞台的偉大英王遜色的程度。但這位英國詩人是人類的天才。莎士比亞是可以這樣說的少數人之一：他就是人類。

維克多·雨果
《威廉·莎士比亞》

從十八世紀起，很多人不相信有莎士比亞這個人，不相信莎士比亞的存在，不相信他就是寫出那幾十部偉大劇本的劇作家；所幸，如今這樣的否認態度已被證明為無稽之談。兩個多世紀來，眾多學者努力考據的成果，終於替莎士比亞驗明正身。今天我們可以大聲說：相信莎士比亞就是尊重歷史，承認莎士比亞就是對人類智慧的肯定。

其實，莎士比亞遺留下來的歷史線索遠比想像中多得多。雖然他沒寫過自傳，也不曾請人立傳，但後世仍可由許多旁證追尋他的種種事蹟。

以下將莎士比亞的生平劃分成十個階段，以編年的方式敘述其生平、家庭狀況、事業發展、創作過程與作品的年代(寫作、演出、出版)，並對當時與莎士比亞有關的劇壇狀況略作描述。

(一) 家庭背景與幼年時期

據載威廉·莎士比亞是在英格蘭中部沃里克(Warwickshire)郡亞芬河畔史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鎮的聖三一教堂(Holy Trinity Church)受洗命名，教堂登記冊在一五六四年四月欄下，以拉丁文寫著“26日，約翰·莎士比亞之子威廉”的字樣，施洗禮的是英國國教教區牧師約翰·布雷區格德爾(John Bretchgirdle)。當時的風俗，嬰兒多在出生數日之內施受洗禮，據此，現今推定莎士比亞的生日為四月二十三日，當日正是英格蘭守護神聖喬治(Saint George)的生日。而五十二年後的同一天，偉大的劇作家因不明原因與世長辭，老天巧合的安排，更彰顯了莎士比亞傳奇而充滿戲劇性的一生。

威廉的祖父理查·莎士比亞(Richard Shakespeare) 居住在史特拉福鎮北邊三英里的農村斯尼特菲爾(Snitterfield)，是一位自耕農，為羅伯·阿登(Robert Arden)莊園種田。理查育有兩個兒子約翰與亨利(John & Henry Shakespeare)，理查於1561年去世。

約翰·莎士比亞在1550年離開家鄉，到史特拉福鎮學習製作軟皮手套和皮飾物的手藝，到了1552年事業大有發展，成為一名成功的商人。據說，他的事業除了軟皮手套外，還兼營穀物、羊毛、麥芽以及羊、鹿肉和皮革的買賣。因此，曾有一種說法認為莎士比亞是屠夫之子。1556年，約翰買下了亨利街(Henley



Street)與格林希爾街(Greenhill Street)的兩棟房子，前者可能就是莎士比亞的出生地。約翰在1557年與羅伯·阿登的女兒瑪麗·阿登(Mary Arden)結婚，二人共生了八個子女。前二胎都是女兒，在童年時死於瘟疫；威廉是他們第三個孩子，也是長男。同年，約翰開始參加史特拉福鎮委員會的活動，並在1561到1563年間擔任鎮財務官一職。因此，在莎士比亞誕生前他的家庭環境是頗為不錯的。

位於亞芬河畔的史特拉福是個綠樹成蔭、安靜的小商城，常有市集群聚。史特拉福原意為‘涉水過河的道路’，明白指出它四通八達的地理位置，實際上，從這裏到倫敦騎馬僅需兩天，步行也只要四天，離烏斯特(Worcester)、窩立克(Warwickshire)及牛津(Oxford)等大城也都不遠。中世紀時，史特拉福曾是烏斯特主教的領地，在十二世紀末獲得了部份自治權。

一五六六年八月，伊莉莎白女王帶著她的寵臣列斯特伯爵羅伯·道得利(Earl of Leicester, Robert Dudley)首度拜訪沃里克郡，當時二歲的莎士比亞，由母親懷抱著擠在歡迎的人潮中，第一次與女王見面。十月，大弟吉伯特·莎士比亞(Gilbert Shakespeare)出生，三年後又添了一個妹妹瓊·莎士比亞(Joan Shakespeare)。

就在這年夏天，倫敦女王劇團(the Queen's Men)的短劇演員因表現不佳被逐出宮廷，他們來到史特拉福鎮，獲准在聖十字公會(Gild of the Holy Cross)小教堂演出。當時莎士比亞的父親擔任執行官，在帳目上記載“由史特拉福議會付給女王陛下的四個演員”；這可能是莎士比亞最早一次看戲的經驗，而且還是坐在貴賓席上。

九月，莎士比亞進入市文法學校附屬的幼學上學，跟隨助理教師學習英語讀寫、教義問答與簡單的算術。

(二) 教育與對戲劇的初時印象

一五七一年，莎士比亞七歲，正式入學當地的文法學校－愛德華六世國王新學校(the King's New School- the Grammar School)。它是全國頂尖的學校之一，並且免費接受市政委員的子弟。文法學校只收男生，以拉丁文教授文法、會話、修詞、邏輯、演說及作詩，並要求閱讀伊索寓言、曼圖安納斯(Mantuanus)的詩作，以及薩勒斯特(Sallust)、普羅特斯(Plautus)、西尼卡(Seneca)、泰倫斯(Terence)、西塞羅(Cicero)、霍拉斯(Horace)、奧維德(Ovid)、維吉爾(Virgil)等羅馬劇作家的作品。其中普羅特斯和泰倫斯的喜劇、西尼卡的悲劇和奧維德的《變形記》對日後莎士比亞的作品有很深的影響。當時學校的老師西蒙·亨特(Simon Hunt)和湯馬斯·詹金斯(Thomas Jenkins)都是大學畢業生，後者並成為莎士比亞刻畫《溫莎的風流婦人》中老師修·伊凡斯(Sir Hugh Evans)一角的依據。

當在星期日和其它宗教節日時，幼年的莎士比亞跟隨大人一起到教堂聽講道、誦聖經、唱聖詩、作祈禱，這些宗教活動在當時的英國主要用英文進行，孩子們必須學會背誦主教聖經和通用祈禱書的重要段落，並且要能進行教義問答；這成為莎士比亞學習英文的主要途徑。

一五七五年七月伊莉莎白女王行幸至距史特拉福十一英里處的肯尼渥思

(Kenilworth)城堡。為了取悅女王，列斯特伯爵在城堡中大肆設宴，白天打獵，晚間放煙火，並在草地及一個挖成新月狀的湖中演出亞瑟王傳奇中的「海之女」，新月是月神戴安娜(Diana)的標記，女王很滿意這個比喻。一連三週的盛會吸引了附近的居民前來參與，並表達他們對女王的擁戴；可以想像莎士比亞的父母，絕不會放棄帶著孩子親臨感受這難得的體驗。

(三) 家道中落

一五七七年一月，約翰於市政委員會會議中缺席，從此並退出所有的市政活動，停止了對市政的捐款，並將部份家產抵押出去，家道逐漸中落。不過，他們從未失去亨利街的房子。約翰因為生意失利，加上家庭成員多，開銷大，現金短缺，不得不舉債。另一方面，則可能因為轉傾向天主教，而停止上英國國教的教堂作禮拜，並把財產分散隱匿以免被沒收，並退出清教徒勢力日益增大的史特拉福政委員會。二年後，莎士比亞因家境沒落而休學，改跟父親學習手藝，工作以貼補家用。

一五八一年，烏斯特劇團(the Earl of Worcester's Men)和伯克里勛爵劇團(Lord Berkeley's Men)到史特拉福演出。其中烏斯特劇團新發軔的愛德華·阿林(Edward Alleyn)，年僅十七歲，後來成為著名的演員，曾在馬婁的劇作《帖木兒》(Tamburlaine)中飾演帖木兒一角，對莎士比亞有極大的啟發。

(四) 婚姻

一五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史特拉福的兩位鎮民富爾克·桑德爾思(Fulk Sandells)和約翰·理查遜(John Richardson)向烏斯特主教區宗教法庭提出保證書，各以四十鎊作保，請求批准威廉·莎士比亞和安妮·哈瑟威(Anne Hathaway)結婚。按當時的法律程序，結婚必須先在教區教堂登記，並預告一次，以避免日後發現有重婚、血親關係或其它狀況產生。安妮·哈瑟威時年二十六歲，比莎士比亞大八歲，懷有三個月的身孕。安妮來自史特拉福西邊的一個農村沙特里(Shottery)，父親理查·哈瑟威(Richard Hathaway)與約翰·莎士比亞是舊識。理查於前一年九月過世後，留給安妮六英鎊十五先令六便士做為嫁妝。由於莎士比亞當時尚未成年，因此婚姻必須獲得父親的同意，推測這樁婚事並未受到阻止。不過，從此安妮就在歷史上消聲匿跡，直到一六一六年，莎士比亞在遺囑中留給她“次好的床及其附件”。婚後隔年五月，長女蘇珊娜·莎士比亞(Susanna Shakespeare)出生，證明莎士比亞倉促的婚姻是奉兒女之命。二年後雙生兒漢姆奈特·莎士比亞(Hamnet Shakespeare)與茱迪絲·莎士比亞(Judith Shakespeare)出世。

根據十七世紀作家奧布雷(John Aubrey)在《小傳》所稱，婚後的莎士比亞為了養家活口，曾經擔任某貴族的家庭教師。



（五）倫敦行

一五八七年，莎士比亞離開家鄉前往倫敦發展，其原因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其一，女王供奉劇團因團員鬥毆發生死傷，要找新人頂替；同時間列斯特伯爵劇團因部份人員赴歐陸演出，發生缺人情況。莎士比亞可能作為臨時演員，隨其中一個劇團來到倫敦，開始他的戲劇生涯。另一種說法，依尼古拉斯·羅(Nicholas Rowe)一七〇九年的記載，莎士比亞婚後結交了一些壞朋友，常一同到湯馬斯·路西爵士(Sir Thomas Lucy)的莊園偷獵，莎士比亞並寫了一首歌謠諷刺爵士，遭到法律追究，為了逃避刑責，不得不離開家鄉，到倫敦去躲避一段時間。

據戴夫南特爵士(Sir William Davenant)所述，莎士比亞抵達倫敦之後，先到劇院中負責看管馬匹、當提詞人的助手以及招呼演員上場；生活上則有同鄉理查·菲爾德(Richard Field)的照顧。理查比莎士比亞年長三歲，二人可能是同學，一五七九年時理查就到倫敦學習印刷手藝，後因師父去世，娶了師娘，並接手印刷廠的事業。據說他的手藝不錯，印製了一些頗有價值的著作；莎士比亞在他店裏讀到不少好書，也結交到一些文人。據演員湯馬斯·貝特頓(Thomas Betterton)所稱，在到倫敦的最初幾年，莎士比亞“被接受進入一個劇團，起初地位很低微，但他令人驚奇的機智及在舞台上自如的表現，很快便出了名，成為傑出的作家。”

（六）初嘗寫作

二十四歲這年，莎士比亞寫下了第一首詩作《情女怨》(*A lover's Complain*)，並開始在倫敦劇團裏協助改編劇本，他可能參加兩部歷史劇的編寫工作，一部是《戰爭使大家成為朋友》(*War Hath Made All Friends*)，手抄本(無署名)現存於不列顛圖書館；另一部則是《愛德華三世》(*The Reign of King Edward The Third*)。《愛》劇於一五九六年和一五九九年出版(無署名)，從一六五六年起就有人說它是莎士比亞的作品，十八世紀的學者愛德華·卡佩爾(Edward Capell)重新發現此劇，認為確是莎士比亞所作，而現代莎學家肯泥斯·繆爾(Kenneth Muir)認為“即使莎士比亞未參與寫作，他至少熟悉此劇，比對任何其他伊莉莎白時期的劇作還要熟悉”。

接著，莎士比亞完成《錯誤的喜劇》(*The Comedy of Error*)，模仿羅馬喜劇家普羅特斯(Plautus)的作品《孿生兄弟》(*Menaechmi*)。劇中第三幕第二景提到法國“拿起武器在造反，向自己的王儲打仗”；所指的王儲是法王亨利三世的繼承人納伐爾的亨利。亨利三世於一五八九年八月十二日逝世，隨即納伐爾的亨利繼位成為法國國王，不再是王儲，因此該劇很可能寫於一五八九年八月以前。

隔年，莎士比亞開始創作或修改兩個歷史劇，一名《約克和蘭開斯特兩貴族的爭鬥第一部份》(*The First Part of The Contention of The Two Famous House of York And Lancaster*)，一五九四年經人回憶腳本湊成‘不良’四開本出版，無署名；此劇可能就是一六二三年出版「第一對開本」莎士比亞劇作全集中的《亨利六世第二部份》(*The Second Part of King Henry The Sixth*)。另一齣是《理察·約克公爵的真

實悲劇》(*The True Tragedy of Richard Duke of York*)，一五九五年出版‘不良’八開本(無署名)，書頁上註明曾多次由潘布羅克伯爵劇團(Pembroke's Men)演出；應該就是「第一對開本」中的《亨利六世第三部份》(*The Third Part Of King Henry The Sixth*)。兩劇在一六〇〇年重印，並於一六一九年合集出版，稱為《蘭開斯特與約克兩望族的爭鬥全集》(*The Whole Contention of The Two Famous House, Lancaster And York*)，作者署名莎士比亞。

從一五八七年到一五九二年間，並沒有有關莎士比亞動向的記載，史稱「失考歲月」(the lost years)；但因《理察·約克公爵的真實悲劇》的書頁上說曾由潘布羅克伯爵劇團演出，因此推斷莎士比亞當時可能受僱於這個劇團。

一五九一年，莎士比亞寫下了《亨利六世第一部份》(*The First Part of King Henry The Sixth*)，此劇初演時是獨立的行列劇，後來增加一些場景和結尾，與《亨利六世》第二、第三部份銜接。劇中遠征法國與貞德對仗的英雄塔爾伯特(Talbot)深受英國觀眾的歡迎，當時的作家湯馬斯·納什(Thomas Nashe)在《一文不名的皮爾斯》(*Pierce Penniless*)一書中寫道“法國人所敬畏的勇敢的塔爾伯特亡魂會多麼高興知道，他在陵墓裏躺了兩百多年後，又在舞台上耀武揚威，他的屍體重新受到觀眾淚水的洗滌，這些觀眾看到扮演他的悲劇演員，還以為重新目睹他流血呢”。

同一年，莎士比亞還模仿羅馬劇作家西尼卡編寫血腥的悲劇《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劇院經理菲利普·漢斯洛(Philip Henslowe)記載，一五九二年四月十一日起斯特蘭其勳爵劇團曾上演《泰特斯和維斯帕西安》(*Titus And Vespasian*)一劇，可能就是這部莎劇的別名。

在這年，莎士比亞結識當時年僅十八歲的南安普頓伯爵亨利·里茲利(Southampton, Henry Wriothesley, 3rd Earl, 1573-1624)。南安普頓伯爵八歲繼承爵位，由財政大臣伯利勳爵(Lord Burghley)監護，十六歲時從劍橋大學畢業。據說他年輕貌美、喜愛文藝，伯利勳爵想將孫女嫁給他，其母也勸他攀親以鞏固家族地位，但南安普頓伯爵始終推拖不允。在南安普頓伯爵成為莎士比亞的庇護人後，可能受到伯爵母親的要求，莎士比亞開始寫下第一批十四行詩，贈與南安普頓伯爵，意在勸他早日結婚。南安普頓伯爵對莎士比亞的事業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

三月，在泰晤士河南岸重新開張的玫瑰劇院(The Rose Theater)，由斯特蘭其勳爵劇團(Strange's Men)演出了《亨利六世第一部份》；依漢斯洛的帳目記載莎士比亞獲得三英鎊十六先令八便士，相當於一九五〇年代的一百英鎊，是當季最高的價碼。它在同年演過十三次，隔年一月又演出兩次；足證莎士比亞當時已是頗受歡迎的劇作家了。

(七) 嶄露頭角

一五九二年六月，倫敦遭瘟疫肆虐，政府下令關閉所有劇院，直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才重新開張；在這半年中，倫敦至少有一萬五千人因病死亡。在這段劇院